

年货里的岁月情长

■蔡圆治

新年的聲音漸近,街巷的紅燈籠次第亮起。集市里人聲鼎沸,年的味道,便從這熱鬧的年货採購里一点点濃起來。

小時候,春節是我心底最盛大的期盼,而父親騎着二八大杠帶我辦年货,便是期盼里最鮮亮的篇章。我雖是女孩,却痴迷鞭炮。父親總記得我最愛的禮花與甩炮,在攤前陪我挑揀許久。陽光暖暖的,紅對聯映得人眉眼發亮。待到我們“滿載而歸”,母親看着滿地炮仗和空空的菜籃,又好氣又好笑:“你們父女倆,眼里就只剩這些‘响兒’了!”數落完,她却推出那輛沉甸甸的二八大杠,臨出門回頭望着我,眼底藏着柔情:“還想要啥?媽給你帶。”

夕陽把天空染成蜜橘色時,母親才踏着余暉歸來。車後座與車把上掛滿了鼓鼓囊囊的包袱:紅的是新衣裳,亮的是新鞋,圓的是橘子蘋果,甜的是大白兔奶糖。她的額角滲着汗,鬢發微亂,笑着把糖塞進我手里:“快尝尝,還是你愛吃的味兒。”那一刻,我總覺得母親手里藏着魔法,能把世間所有甜暖都打包帶回家。

時光如白駒過隙,當年車後座上的小女孩,如今已接過了採購年货的担子。我邀父親同去超市,他擺擺手,眼角的皺紋里漾着慈愛:“我在家陪孫子,你們娘倆慢慢選。”

超市里燈火通明,商品琳琅滿目。母親扶着購物車緩緩走着,指尖拂過精美的禮盒,不住贊嘆:“現在的日子真好,想買啥都有。”她的目光在貨架間游移,像在找尋逝去的時光。忽然,她停在鞋區,聲音輕得像在嘆息:“你還記得嗎?小時候你心心念念想要雙紅皮鞋。那時候家里緊,我偷偷把頭髮剪了賣了才湊够錢。這事,你爸到現在



(视觉中国)

都不知道。”

我愣在原地,心頭像被狠狠撞了一下,酸澀涌遍全身。那些年,我穿着新皮鞋接受鄰里的夸贊,却從未想過這份光鮮背後,是母親無聲的付出。原來,童年年货里的每一份美好,都藏着父母沉甸甸的愛與不易。我挑了一雙舒適的紅色平底鞋,蹲下身幫她試穿。看着她腳上的皺紋與老茧,想起小時候她也是这样,蹲在巷口幫我系好鞋帶。

我們照着清單採購。糖果、堅果、春聯、福字、孩子們的玩具與新衣……購物車越來越滿。母親一邊選,一邊念叨:“你爸愛吃的核桃要帶殼的,孫子喜歡的巧克力要‘黑巧’,還有你愛吃的大白兔奶糖,也得買點。”車里裝的不仅是年货,更

是家人的喜好與牽挂。

原來,年货從來不只是物資,它還是時光的見證,是親情的载体。當年,父母用一雙紅皮鞋、一袋大白兔奶糖,為我撐起童年的甜暖;如今,我用一雙平底鞋、一車年货,為他們撐起晚年的安穩。從父親車後座上的花炮,到母親車上的包袱,再到如今超市的購物車,年货在變,時代在變,但那份藏在年货里的愛與牽挂,從未改變。

這滿載烟火氣的年货,藏着歲月的酸酸苦辣,藏着家人間割舍不斷的深情。愿往後每一個新年,我都能牽着家人的手,一起挑選年货,讓這份愛與溫暖代代相傳。守着這份親情,讓每個新年都滿溢幸福,讓歲月在年货的香氣里,愈發情長。

灯果香花映古厝

■夏涛

冬日的陽光像融化的蜜糖,漫過書桌。友人一句“古厝曬太陽,泡茶”,便牽動我跨上摩托,循着微信定位穿街繞巷。記憶里的“大巷”寬而深,竟藏着三座政府掛牌的古厝:頂林大厝、下林大厝——林瑞佑、林瑞崗、林瑞仲所建,以及洪厝。其中,下林大厝最令人驚艷。百年前的繁華,仿佛仍在燕尾檐角間靜靜流轉。

下林大厝始建於清光緒元年(1875年)。拾級推門,檐角飛揚,紅磚白石依旧溫潤有光澤。石壁上的纏枝蓮紋、瑞獸圖案,歷經風雨仍見匠心;大門勒角浮雕雖已模糊,“松鶴延年”輪廓却仍可辨;垂花柱木雕牡丹,花瓣層疊如綻。只可惜,不少石雕已毀,御賜“樂善好施”匾額亦不知所終,空蕩的門楣如未愈傷疤,無聲訴說着歲月裂痕。

所幸大門側山牆兩方磚雕近日清理重現。白灰剝落處,龍魚與麒麟躍然壁上:左側龍魚鱗甲分明,口銜蓮瓣似猶沾香火;右側麒麟鬃毛卷浪,蹄踏祥雲,背馱寶瓶插着供花。磚雕右上角,“燈果、香花”四字題記清晰可辨,似篆非篆,耐人尋味,如一把鑰匙,旋開尘封的記憶。

這記憶的底色,是林氏昆仲的善舉。二人是清中晚期閩南富商,商號遍及泉、厦、沪,却以善聞名:創辦果育堂、協賑公所,於上海灘賑災濟民,獲光緒帝親賜“樂善好施”匾額;捐資重修安平橋、龍山寺,創立明善堂——培基小學,便建在其旧址上。我幼時聽老人說,這裡以前專收窮孩子讀書。如今想來,雕花木窗里,曾飄出多少稚嫩書聲?

古厝的每塊磚、每片瓦,都浸透着慈悲。百年後,它們成了沉默的史官,而磚雕上的“燈果、香花”,恰似未言明的囑托:即便風雨如晦,也總有人守護美好。

林氏兄弟以財富鋪路,以善舉立碑,將“樂善好施”刻進家族血脈,嵌進古厝磚縫石隙。指尖撫過殘損的雕刻,所觸何止是冰冷的磚石?更是“但行好事,莫問前程”的從容,是“達則兼濟天下”的襟懷。

離開時,夕陽將古厝的影子拉得悠長。望着正大門“九牧傳芳”的匾額,心頭微酸。這些老建築從來不是冰冷的文物,而是活著的历史:听过算盤輕响,承载过书声琅琅,也承受过时代创痕。如今砖雕重见天光,如一句迟来的问候,提醒我们:世间有些事物,比金钱更珍贵,比岁月更长久。

回程绕至培基小学(现安海中心小学分校),刺桐老树依旧枝繁叶茂,明善堂旧迹已不可寻。风过处,似有百年前读书声与今日笑语交织。古厝轮廓渐渐融入暮色,但我知道,有些记忆永不褪色——如灯果香花的砖雕,如林氏昆仲深植故土的善念,如这个冬日午后,我们与历史之间一场温柔而深刻的相遇。

新春鼓点里的山海武魂

■李毅鹏

泉州的年,是被海风吹浓的,是被锣鼓敲醒的,更是被祠堂前腾挪的狮影焐热的。在泉州,新春的热闹从不是单一的烟火气,那声闽南话里气音迸发的“创(tái)”,带着草木的萧飒,裹着南少林的拳风,让创狮成为这座古城春节最具筋骨的民俗符号。它从明末清初的山海烽烟中走来,以舞为形,以武为骨,在一代又一代泉州人的鼓点里,把保家卫国的初心、山海相融的性情舞成了新春里最动人的文化长卷。

舞狮分南北,更有文武之别。江南文狮弄巧,舔毛打滚、憨态可掬,是市井巷陌的温柔热闹;而泉州创狮,生来便带着山海赋予的刚劲。这“创”字,文读zhōng,闽南话音念tái,单是出口,便有一股凛凛之气,即便是温婉的闽南女子念起来,也藏着几分不折的韧劲。它不是简单的舞狮,而是“斗杀狮子”,是南少林武术与民间舞蹈的完美交

融,是泉州人刻在骨血里的尚武精神,在新春佳节里极致绽放。

泉州创狮的根,深扎在明末清初的山海风云里。彼时闽南沿海倭寇肆虐,平静的渔耕生活被铁蹄打破,泉州百姓没有退缩,纷纷设武馆、练五祖拳,以农家器械为兵,联村结寨构建联防体系。那些握惯了锄头、渔网的手,拿起了刀枪剑戟;那些面朝大海、背靠青山的农人,成了守护乡土的武士。南少林的刚劲拳法,在泉州的街巷村落扎下了根,也为创狮的诞生埋下了伏笔。清雍乾年间数度禁拳,泉州人便藏武于舞,以酬神娱人为名,将五祖拳的招式揉进狮舞的身段,将十八般兵器的对练藏入阵形的变换,创狮便在这样的智慧与坚守中破茧而生。

新春的泉州,只要创狮的锣鼓声起,街巷里的乡人便会闻声而至。祠堂前的空地上,龙虎旗一展,七十二人的狮队列阵而立,器械整齐,阵容蔚然。两人披狮衣扮狮,狮头眨眼、狮尾摆荡,活灵活

现;七十名武士各执藤牌、官刀、大刀、钉耙,皆是闽南农家常见的物件,磨去了农作的钝,添了练武的利。锣鼓声骤起,藤牌官刀对练刚劲利落,大刀杀狮惊心动魄,单剑单枪交锋火花暗涌,七十二人穿梭变换,一字长蛇阵、蝴蝶阵、螺阵,阵阵相扣,狮影在刀光剑影中左逃右闪,时而腾空跃起,前爪扑向人群,时而俯身辗转,避开兵器锋芒,刚柔并济,张弛有度。每一个招式,都是南少林五祖拳的精髓;每一次腾挪,都是泉州人智慧的凝结;每一阵鼓点,都敲在闽南人对新春的期许、对乡土的守护里。

泉州的新春,因创狮而多了几分筋骨。那腾挪的狮影,是南少林的武魂,是泉州人的刚勇,是山海相融的闽南性情。锣鼓声歇,狮影归位,而那份藏在创狮里的坚守与热爱,却留在了泉州的新春里,留在了每一个闽南人的心底。这便是泉州创狮,新春鼓点里的山海武魂,是这座古城送给新年最珍贵的文化厚礼,岁岁年年,从未缺席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